

太平天国 新軍的運動戰

羅爾綱 著

商務印書館



太平天国新軍的運動戰

羅爾綱著

67J69/10



商務印書館

太平天国新軍的運動戰

羅爾綱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華書店總經售

上海新光印刷廠印刷

11017·15

1989年8月初版

開本787×1092 1/32

1955年5月修訂重印(上海第1次印)

印張114/16

1957年10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數3,701—5,700

定價(7) 0.24

三 版 自 序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我在社會研究所研究清代兵制，在蒐集史料時，看出太平天国遵王賴文光領導的新軍，在和那以漢奸曾國藩爲首的湘軍、淮軍的鬥爭中，怎樣運用戰略，能以弱制強，以劣勢勝優勢，使我很詫異。那時候，正值抗日戰爭初期，在軍事上我國還處在劣勢。我想雖然軍事的變化無常，太平天国新軍的戰略戰術未必盡適用於今日，但它的原則原理却應該還有可供參考的地方，如果我們研究得出它所以致勝之道，也許對增加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心是有幫助的。因在這年中秋，在廣西陽朔寫成了這本小冊子。第二年秋，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五〇年秋再版。現在，商務印書館又要印三版。

我是一個沒有參加過革命戰爭和學習過兵學的人，而戰史的研究，是一種戰爭藝術的研究，必須有兵學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有革命戰爭實踐的人方才勝任。因此，以我這樣的一個人來研究這一個問題，就勢必難免於錯誤。在十七年前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抱着拋磚引玉的願望，今天，我更是抱着同樣的願望，請求同志們由於看了這一塊小磚頭，給大家把太平天国新軍所運用的中國歷史上人民革命軍傳統的優良的戰略戰術彫琢出美玉一般的圖案出來。

這一部小書中，有一個大缺點，就是由於材料缺乏，未能把太平天国新軍與人民如魚水一般的關係，作為專章敘述，來說明它使用運動戰的羣衆基礎。我們知道，太平天国新軍是把蒙、亳地方起義部隊改編成的，它是從人民中來，它是得到人民的擁護的，滿清統治者曾說過什麼「民賊相安」（註一）、「民賊不分」（註二）的話，曾國藩也自供說：「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怨詞，即從賊亦無愧色」（註三），又說：「客兵過境，圩寨不肯開門，雖州縣亦無可如何。而賊匪過境，圩寨反留糧濟之」（註四）。我們從這些民賊洩露出來的供辭，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了太平天国新軍與人民的關係。正因為這樣，太平天国新軍才能夠運用這種傳統的人民優良戰略戰術，以弱制強，以劣勢勝優勢，來殲滅那強大的敵人。今天材料雖然缺乏，但是，我們必須向這方面努力去發掘，希望積累更多的材料，來說明這一個基本的情況。

十七年前，我在這部小書中，對那在天京失陷後，由太平天国名將遵王賴文光改編蒙、亳地方起義隊伍而成的太平天国新軍稱為「捻軍」，因此，這部小書就叫做「捻軍的運動戰」。這是犯了十分嚴重的客觀主義的錯誤，失却了人民的立場。今天中國史學界對這一枝革命隊伍還稱為「捻軍」，而首先犯錯誤的便是我。這本來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到一九五二年蘇聯葉菲莫夫教授和我討論之後，我們才認識到過去的錯誤，看清楚了問題。現在，我在這裏把問題提出兩點作為簡單的說明。第一，這一枝新軍，他們自己並

沒有自稱為「捻軍」，他們打的旗幟就是太平天国的旗幟，不僅在賴文光把他們改編為太平天国的新軍後是如此，就是他們還是地方起義隊伍祇接受太平天国的封號，而不聽太平天国的調遣時也是如此。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夏，在淮河對抗革命的袁甲三他的隊伍遠遠望見「黃旗大纛上書太平天国鼎天福張字樣」，就知道是蒙、亳地方起義隊伍領袖張樂行的旗幟（註五）。他們並沒有一面如我們所想像的什麼「捻軍」的旗幟。我們之所以稱他們為「捻軍」，實在是由於滿清統治者稱他們為「捻匪」，我們就把滿清統治者所加於他們的「匪」字改為「軍」字，這能夠說不是犯了嚴重的客觀主義的錯誤嗎？這還能夠說不是失却人民立場嗎？試問：這跟日本人曾根俊虎因為滿清統治者稱太平天国為「粵匪」，他寫的太平天国史就作為「粵軍志」有什麼分別呢？如果我們再深入去檢查，太平天国不曾自稱「粵軍」，曾根俊虎把太平天国稱為「粵軍」，固然是與史實不合，但是，粵是地名，曾根俊虎對太平天国還算沒有什麼污蔑；而根據滿清治「捻」律例和地主階級稱他們為「捻子」的記載看來，「捻」的名稱顯然是一個污蔑，我們稱他們為「捻軍」，就不僅是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而且，還在不知不覺地跟隨了地主階級污蔑了人民革命！我自己是應該作嚴厲的檢討的。第二，我們以前主觀地錯誤地以為太平天国與「捻軍」是兩個不同的組織，兩個不同的革命政權，天京失陷後是江北的太平天国餘衆加入了他們的組織

中去，一切由他們做主體，由他們另樹新幟，繼續太平天国作革命鬥爭運動。其實，歷史事實並不如此，固然，「捻軍」最初是淮河流域的地方起義組織，他們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豐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接受太平天国封號，打着太平天国旗幟的時候，雖然他們「聽封而不能聽調用」，還不免仍保存地方部隊的色彩，但到了天京失守之前，滿清頭子僧格林沁把他們打破了，把他們的老家剷平了，形勢急遽轉變，鬥爭尖銳化，他們一致認識到必須放棄聽封不聽調的地方性的形式，而歸於太平天国統一指揮領導之下才有出路。他們在新形勢之中得到了新認識，於是大家請求太平天国名將賴文光來領導他們，經過賴文光用太平天国兵制把他們重新組織、訓練起來，一掃從前地方起義部隊聽封不聽調的舊習，使之成為一枝完完全全的太平天国的新軍。賴文光自傳敘其事說：「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兵士無可依歸者共有數萬，皆是蒙、亳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考當時滿清統治者編的山東軍興紀略一書，在太平天国首王范汝增在山東壽光縣犧牲後，註他的履歷說：「其偽王冊內名次，賴文光、任柱、牛烱紅之下即汝增，張總愚、李允次之」。可證賴文光確是最高的領袖，蒙、亳地方起義隊伍的領袖任化邦、張宗禹等都在他領導之下，賴文光自傳說的話完全是真確的事實。又考屠殺蒙、亳人民、殺害蒙、亳人民領袖張樂行的罪犯英翰在新築渦陽縣城碑記裏說：

「是時王師初定江甯，粵西餘賊竄連楚、豫，樂行死黨殘孽，因依熾煽」（註六）。李鴻章上奏他的主子說：「蒙、亳捻匪向以擄掠爲生，性多蠢頑，本無大志，從前張落刑、宮瞎子、孫葵心等雖擁衆數萬，尙無僭稱名號之事。自粵逆賴文光與之合夥，以洪、楊各逆軍法詭謀部勒其衆，擅稱魯、魏、荆、梁各王，東西分竄，患幾不測」（註七）。滿清大頭子載淳述山東巡撫閻敬銘的情報也說：「賊中髮捻各酋，皆著名悍寇，又兇狡善戰，……絕非從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註八）。王韜蘧廬餘談說：「有客自漢口來，述捻逆中多有髮匪餘孽，幾於髮捻不分，故捻逆所作爲與髮逆無稍異」。 渦陽縣志卷十五有一段話描寫太平天国乙好十五年夏賴文光、張宗禹在渦河作戰收隊時的情況說：「陟覺煙塵大開，如潮湧堤潰。旣而收隊令聞，鼙聲漸遠，見萬馬脫銜轡趨飲於渦濱者，皆長髮也」。所謂「本無大志」、「無僭稱名號之事」，就是說這班蒙、亳地方起義部隊，他們本來沒有什麼強固的組織，沒有什麼特有的制度，也還沒有明確堅定的革命目的。所謂「粵西餘賊，竄連楚、豫，樂行死黨殘孽，因依熾煽」，就是說天京陷後，當時奉命回救天京的西征軍，轉戰回到湖北、河南兩省，蒙、亳人民領袖張樂行被殺害後，蒙、亳革命羣衆就到那裏去投入太平天国隊伍。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一個極易發生錯誤的看法，就是以人數多少來定誰爲領導者的錯誤看法。如光緒重修安徽通志記清同治三年（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十月太平天国西征軍在安

徽英山戰敗後，餘軍「僅數千，偽遵王賴文光挈之併入捻匪任柱黨內」。這就是十分錯誤的看法。因為我們要定誰為領導者，必須從誰為組織的主體，誰為組織的骨幹來斷定，而不能以人數的多少來看問題。固然，當時「蒙、亳之衆」的人數多於賴文光的部隊，但組織的主體，組織的骨幹却是賴文光的基本隊伍，而最高的領導又是賴文光本人，所以我們說是「蒙、亳之衆」投入太平天国隊伍，而不是太平軍併入「蒙、亳之衆」，這是必須明確的。所謂「賴文光以洪、楊各逆軍法詭謀部勒其衆」，就是說用太平天国的軍制來組織他們，訓練他們。所謂「擅稱魯、魏、荆、梁各王，東西分竄，患幾不測」，就是說他們的領袖都成為這一時期太平天国的領導人物，他們高揚着太平天国的旗幟，進行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業。所謂「捻逆所作爲，與髮逆無稍異」，所謂「皆長髮兵也」，就是說這班蒙、亳的地方起義隊伍，經過改編之後，無論裝束方面，或行動方面，都成為完完全全的太平天国軍隊。據此，可知這班「蒙、亳之衆」，在賴文光領導他們以前，他們只是地方性的起義隊伍，並沒有強固的組織，沒有特有的制度，也還沒有明確堅定的革命目的。自從賴文光來組織，領導他們之後，他們的組織，是太平天国軍制的組織，他們的一切制度，是太平天国的制度，他們革命的動向，是爲了太平天国革命事業而奮鬥到底。所以，所謂「捻軍」也者，原來實實在在就是太平天国的軍隊——一枝在天京失守後，由太平天国名將遵王賴文光組織、訓練「蒙、亳之衆」而

成立的新軍。從而太平天国年代問題，也應該改正，必須把從前截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天京失守而止的錯誤看法，改爲到戊辰十八年（清同治七年，公元一八六八年）七月西路新軍覆沒爲止才符合歷史事實。

由於我們對太平天国最後四年這一段革命鬥爭的歷史有了新認識，所以我這一本小書，現在三版就把它的名稱改爲「太平天国新軍的運動戰」，凡書內以前所用「捻軍」字樣，一律都改爲「新軍」，以改正從前的錯誤。這是這一次三版最大的一個修改，也可說是在這一本小書中提出了太平天国史上一個大問題。我懇切地希望同志們多多批評。

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夜羅爾綱謹誌

（註一）見勦平捻匪方略卷十四，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英桂奏。

（註二）見勦平捻匪方略卷二十，咸豐六年九月十八日英桂奏。

（註三）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二，同治四年七月初八日欽奉諭旨覆陳摺。

（註四）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復李子和中丞。

（註五）見咸豐東華續錄卷一百，咸豐十一年五月壬寅袁甲三奏。

（註六）渦陽縣志卷十六，藝文志。

（註七）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二，擒殲巨酋請獎吳毓蘭等片。

（註八）同治四年四月辛卯上諭，見同治東華續錄卷四十五。

目 次

三版自序

第一章 序論	1
一 問題的引起	1
二 太平天国新軍爲什麼採取這個戰略？	2
第二章 太平天国新軍	12
第三章 三個戰鬥的綱領	20
一 以走致敵人	20
二 專伺機進攻有隙可乘的敵人	24
三 包圍殲敵	26
第四章 幾個典型的戰役	30
一 高莊之役	30
二 羅家集之役	34
三 十字坡之役	37
第五章 失敗	41

第一章 序論

一 問題的引起

當公元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的時候，有一個曾做過漢奸曾國藩幕客的人叫做王定安，在所著湘軍記平捻篇裏有一段與曾國藩談話的回憶錄說：

余昔從曾公遊，有詔詢西夷和戰事。公曰：『夷可與戰乎？』余對曰：『可。』公問何恃。對曰：『某不知其何恃，然觀公所部七萬人，皆用西洋槍礮，中國利器無出其右者，而屢挫於捻，捻僅用長矛二丈，飛騰入陣，槍礮不得再施，知捻之可以勝官軍，則知西夷之可以戰也。』公初疑其辯，已而曰：『子之言是也，勝負在人不在器，然安得二三孟浪不畏死者爲余前驅哉？』

王定安所說用陋劣的長矛戰勝那用精利的西洋槍礮的曾國藩部下湘、淮軍的『捻』，便是在天京失守後，由太平天國名將遵王賴文光組織、訓練『蒙、亳之衆』而成立的新軍。王定安知道太平天國新軍有所恃以致勝，而不知道何所恃以致勝。關於這一段戰史，其中實包涵着一個戰略的問題。

太平天國新軍所採的戰略是什麼呢？詳細的分析起來，它是利用那廣大的有利的地理條件，在長的戰線與大的戰區上面，以高度的流動性從事於戰役，與戰鬥上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個所謂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其中心點在於進攻，外線是說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進攻的時間，所以在戰鬥形式上，主要的是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的戰術以

殲滅敵人。他的最終目的在於進攻，然而爲着要獲得執行這種進攻戰的機會，卻常以高度的流動性，即迅速的前進與迅速的後退，迅速的集中與迅速的分散，尤其是以迅速的退走來誘敵人爲達到這個目的之先決手段。它不死守據點，也不攻堅攻銳，它通常作戰是當敵人在運動之中，有虛隙可乘的時候，出其不意的施以包圍，故和那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以自固，或作正面打擊、正面突擊、突破以攻敵據點的陣地戰不同。它有一定的戰鬥形式，它是集中優勢的兵力以與敵作殲滅的決戰，故和那別動小隊，不按一定的戰鬥形式，唯隨時隨地給敵人實施擾亂，使之頓挫或消耗其勢力的游擊戰也不同。它所採的戰略，殆近於現代所稱的『運動戰』。因此，我們不妨稱謂這個戰略爲『太平天国新軍的運動戰』。

二 太平天国新軍爲什麼採取這個戰略？

太平天国新軍採用這個戰略是因爲鑒於天京失守前戰略的失敗，而特地要矯正錯誤才採取這個戰略的。所以，我們要明白太平天国新軍爲什麼要採取運動戰，便應該對天京失守前所採的戰略先加以檢查。

天京失守前所採的戰略是什麼？就是陣地戰。它一方面軍行所至，輒築壘如城，掘濠如川，靠那堅深的堡壘以自固，一方面則以勇往無畏的戰鬥力攻堅與敵作正面打擊、正面突擊、突破的戰鬥。太平軍在中國戰史上是著名的善戰

善守的軍隊，在其初期，跟它作戰的敵人不過是那衰老的綠營，而且，當時水師號稱萬艘，滿清方面，則無一枝可戰的水師，長江千里，又都爲它所領有，故以之攻，則無堅不摧，以之守，則固若金湯。那時候，太平軍是強兵，它能夠攻陷敵人，封鎖敵人，敵人却奈何它不得，故用陣地戰對它是有利的。長江流域的情形是這樣，長江以外陸路作戰的區域的情形，也是這樣。

這個情勢，到了中期，在長江上游便起了變化。因爲那時候，地主階級首領曾國藩訓練的湘軍水陸兩軍勢力一天天的擴大，在那裏，代替了綠營的地位起來跟太平軍作戰。湘軍陸軍是一枝長於守硬寨打死仗的凶狠的反動軍隊，而其水師由於得到了外國侵略者供給了精利的洋鐵礮，與掌握優良的造船技術，因此，取得了壓倒太平軍的優勢，所以不久太平軍水師就覆沒了，於是雙方在長江上的地位便倒轉過來：從前本是太平軍獨領江面，封鎖敵人的，現在，却是敵人獨佔江面來封鎖它。在這種情勢之下，雙方仍用陣地戰的戰略，則決定敵我勝負的關鍵不僅在於看敵我攻守戰鬥力的強弱，而尤在於看敵我物質條件如何：後方軍費源源接濟者勝，後方被隔斷，接濟斷絕者敗。因爲作陣地戰的戰鬥，往往不是旦夕可以速決的，敵人堅壘固不是短期間所得而攻下，而死守據點者尤須長期的持久的抵抗，倘後方接濟斷絕，在攻堅方面，則攻者不得不因軍費竭缺而引退，在守據點方面，則守者也必因糧盡彈絕而被攻陷。這時候，在長

江上游，太平軍是取守勢的，它在武漢、九江、安慶幾個據點上建築有堅深無匹的防禦工事，配置着宏厚的兵力，在那兒作堅強的死守以屏蔽天京（即今南京，爲太平天國國都）。敵人則從上游取攻勢攻下，敵人每次向它進攻每一個據點，都先用水師隔斷他和下游的連絡，斷絕其接濟，然後以陸軍合圍。太平軍的防守，是強固無比的，就中如林啟容的守九江，葉芸來的守安慶，其堅忍不屈，論者比之唐張巡的守睢陽。但是，到了他們困守孤城，糧盡彈絕了，他們也只好與城俱盡。這個時候，太平軍在長江上流與敵人作陣地戰的據點死守，對它是不利的。

到了後期，情勢更惡化了。一方湘軍自攻陷安慶後，東南要隘如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等地都爲所佔，水陸大軍進犯天京。一方淮軍興起於上海，從蘇、常一路來犯，淮軍出自湘軍，它保有湘軍的守硬寨打死仗的凶狠，它又接受西洋新式陸軍的影響，用洋槍洋礮，並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教官訓練軍隊，它的攻堅的戰鬥力尤強。同時，還有一件最關雙方勝負的大事，就是地主武裝的湘、淮軍都有一個經濟中心做根本，湘軍以江西爲根本（初以湖南爲根本，既陷九江，又以武漢爲根本，及陷安慶，復以江西爲根本），淮軍則以上海爲根本，故湘、淮軍的軍費得以源源接濟不窮。至於太平軍所守的安徽、江蘇、浙江地方，却由於敵人進攻採取搶光、燒光、殺光的狠毒政策，破壞了太平天國的生產。其時百萬大軍都爲饑寒所困，即使據點不

致有被敵合圍的危險，也只好坐成餓殍，而況敵人的進攻又那樣的一天天的加緊。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就是在長江下流也不能再採用陣地戰的了。

從上所述，我們看出太平天国的戰略方針，應該有三個轉變：在初期，用陣地戰對它是有利的，所以這時期它採用陣地戰略是適宜的。到了中期，它在長江上游情勢已經不同，便不能僅用堅守據點的陣地戰，而必須配合靈活的運動戰，在據點外，取攻勢的防禦，然後才可以打破敵人水師的封鎖與陸軍的包圍，以求與後方聯絡而爭取軍費的接濟。到了後期，則連長江下游一切據點也都不可守，而應該全盤改用運動戰的戰略，全軍北出中原，直取西北以爲根本，而以中原爲戰場，與敵週旋於廣大的戰區上面，然後才是戰勝敵人的上策。關於太平軍中期與後期的戰略必須如此改變，方可以應付新環境，在當時太平軍中是有人見得到的。當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安慶初失的時候，太平軍主帥英王陳玉成部下有個傑出的將領叫做賴文光，他向玉成上了一個建議，便是主張一方面要顧存天京以爲根本，一方面便應該配合靈活的運動戰以進攻敵人，然後失地方可圖恢復，天京方可永期鞏固。他後來在自傳裏說道：

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案張爲張樂行，是蒙、亳起義軍的首領，苗爲苗沛霖，是當時首竄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一個地主武裝團練的頭

子)，以顧京左，須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之時，可圖恢復皖省，俾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國藩如神明，視楚軍（即湘軍）爲饕虎，是以英王不從予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此乃英王自取禍亡之由，累國之根也。

文光所謂『奇兵』，乃對『正兵』而說。原來奇正乃中國向來兵學上一個戰鬥原理，其言出自孫子，註云，『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日人尾川敬二說，『正是戰鬥的常則，如正攻等，奇是戰鬥的變則，如迂回等，』北村佳逸說，『奇兵尙神速』（註一）。所以奇兵是避免正面的作戰，而專以神速的行動採用迂回的戰術來襲敵所不備的，其理論與現代所說的運動戰相類。文光主張防守天京，必須兼用奇兵以進攻敵人，這便是有意的要以運動戰來配合陣地戰的一個大建議，而不是一時權變的救急的策略。文光在武漢、九江、安慶相繼失守後，才建議採用這個戰略，未免遲了，然而當時安慶雖失，而天京門戶尙固，天京附近生產還沒有遭受到敵人的破壞，要用這個戰略來固守天京並用以恢復失地，是還來得及的。爲了要說明這個戰略是應付這時候環境最有效的軍事政策，我們可以舉出曾國藩說的話來做證明。這就是辛酉十一年安慶給曾國藩合圍的時候，太平軍發動對長江上游用兵，分兵兩路，英王陳玉成由北進蘄黃，忠王李秀成由南進江西，合取湖北。陳李兩人率領精兵，縱橫突破江鄂兩省州縣，深入到敵人的腹地，在那條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與敵人展開高度的運動戰。當這次戰爭正在進行中，